

聲

編輯先生：

出版社，是一種必須對社會負責的文化傳播事業；尤其辭書，因為為讀者所倚賴，其精確度自應較一般讀物為嚴謹。因此，無論那一個出版社或主編，莫不抱着很高的理想，希望自己所主持出版的辭書，做得十全十美，毫無缺憾。

但說起來輕鬆，做起來却是不易，如其不信，請看看國內的任何一種辭書，可說沒有一種不是多多少少仍有其錯誤或瑕疵存在。關於這點，我們從各種報章雜誌的書評中，就可以得到足夠的證明了。

然而，何以會這樣呢？

說起來原因很多，但歸結其最大原因，似乎用一個字就可以包括了，那就是「趕」！

「時間就是金錢」，如果不「趕」，將會增加許多成本。縱然是公家出版機構，也都編有預算，不能無限期的推敲、修改下去；至於私人出版社，那就更不在話下了。於是，一切在「趕」字下，謬誤或多或少的自然就隨之而來了。

貴刊六十九年二月一日第八十二期刊載的一篇楊志誠先生的「少年可欺？」——我看一本國中初學者使用的英漢辭典」文章，針對本社出版的，那本銷路向來不錯的辭書大加指摘，由於貴刊沒有刊出指摘的全部，本社已主動與原作者楊先生連絡，經楊先生將原稿全部影印寄到後，除極少部分有待商榷未接受外，其餘認為確實有誤的部分，本社都虛心的採納，予以修訂再版了。同時，本社並付給了楊先生一筆「稿費」以為感謝之意。

做了上述的說明，一方面即認為是必須向社會負責的部分，一方面對貴刊嚴正的批評態度表示由衷的欽敬。我們相信：這也是對貴刊的一個鼓勵！同為出版界的一份子，希望我們共同勉勵，一起為文化建設略盡棉力。

大林出版社總編輯 周宗盛 上

主編先生賜鑒：

隱地先生搞出版，不屬於那種純粹抱着賺「花紙」的類型，否則絕對不會推出一些明知銷路有限的高水準小說、評論什麼的影響自身發展。從他現身說法的一篇篇文章裏，也不難體味這位書生氣息濃郁的人物在多年從事知識工業生產和銷售過程中所遭遇的困擾，例如代銷書店倒帳、經銷商剝削花招、而他寫得最多的是報老聞學習產油國家的手法不斷提高廣告價額，所以「書評書目」七月號（第八十七期）一次揭載了兩篇——「廣告分版」與「廣告配版」、為什麼會變相加價？

出版社如此關切報紙廣告，由於它對銷路確有貢獻。有些著述者自己印書出售，完全靠報紙廣告推銷。問題在我們的出版業怎樣避免花得心疼的廣告費支出。能源代用品一直存在，連可煉酒精的植物都有，如果經濟效益不及石油，不產油國家大概得繼續受勒索於人而無他途。廣告紙是報紙廣告的代用品之一，郵資便宜，效果則不甚佳，不然隱地地先生早不為此縈懷了。

廣告傳單的郵資高昂，收回率未必高於報紙廣告

，有個報紙辦的出版社說，他們從郵購資料中蒐集名址，寄出兩千封新書廣告信，收到劃撥單百數十張，以後寧可在人家報紙上登廣告，也不寄廣告傳單。

雜誌廣告，銷路好的雜誌其刊登費便宜不了。

書後面的廣告，多的達數十頁，僅列書名、作者、定價的效果最差。以我這個積五十年經驗的書迷來看，書後廣告以同類二三，每頁一書作詳細之介紹為宜。

以俱樂部一類的組織推動會員購買圖書，是很好的構想，但會員不大穩定，以致開張不久就相繼關門。主因在吾人處於不崇尚讀書的時代，除了求取文憑，可獲飯碗的考試和職業所需者外，讀書人口太少啦。暑假是收破爛的大量購入教科書的時期，有的家長連孩子的集郵簿也抱去上秤。聰明的現代人一個個直接追求千鍾粟和黃金屋，須花腦筋的書多討人嫌哪！

隱地先生曾經說過出版業應該自己辦報紙的話，我馬上響應，在「愛書人」旬刊第一三一期「報紙廣告分版換版的問題」中寫下這一段話：「……聯合起來辦絕對不分版換版的報紙。不錯，現在誰申請出版報紙也無法獲准，也湊不出大筆錢買下一家老報紙的

執照，掛另一面招牌。但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動動腦筋，照樣可以辦出一份『同報紙』來。：那時候，文化廣告要怎樣登就怎樣登，自不在話下。」結果半年過去了，未見一句回響，推測讀者們大概疑惑我那篇文字是在醉中寫的吧。其實我滴酒不嘗，也不吃迷幻藥之類的製劑。我所說的「同報紙」不會被查禁，並且可以每日出版四大張或更多，只要有司不變更法令，此項報紙大可與其他報紙競爭。

後來想到辦報紙談何容易。要有無貝之才和有貝之財。要巧事營經，甚至不妨苛薄員工，自己蓋大樓，而數年不發作者稿費。雖然豐干舌的設計與出版法及有關法令無抵觸，只解決「執照」而已，「同報紙」是不能像魔術一般變出來的呀！

不過單埋怨報老闆若油國頭領是沒用的，一盤散沙的出版業需團結起來，辦雅俗咸宜的刊物或「同報紙」，培養國民讀書嗜好才是。

揣此，祝

暑安

豐干舌 拜上

七月十二日

編輯先生：

這一期雜誌到得甚晚，十分氣惱，因為「書評書目」是最可以「等待」的雜誌，也就是說「書評書目」一向都很準時的，我們可以在預知的時日中，等到「書評書目」寄到手上，不料這一期，左等右等等了好幾天，弄得那些天十分煩躁，希望以後不再發生這種延誤。

王忠勳 上

六九、七、十

編輯先生：

貴刊這一期很精彩，從封面到封底都很有「看」的。

從上期起，開始有了封面說明，猜想您們大概有一系列的構想吧？想不到金門有這麼有味道的「民家」。

「新加坡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華文文藝」是極珍貴的材料，而貴刊的處理態度可以看出您們極有見識，因為您們不是處理成「新加坡的華文文藝」，此中奧妙，因為本人曾有一段時間居留國外，所以能够感覺出這種不同來。

除此，鄭繼宗先生的「二十世紀中國作家傳記資料」，高準先生的「中國新詩人出生年表」也都彌足珍貴，這些資料的整理和發表是貴刊責無旁貸的任務，貴刊的作者頗多一方碩彥，貴編應該再接再勵多「盯」出一些這種好「產品」。

敬祝

編安！

張見宏 上

七月十六日

編輯先生：

閱過本期「書評書目」，感覺到貴刊努力不懈的心意，貴刊是越來越「活」了。

所謂「活」，指的是和書市場緊密的「掛鉤」，前幾期開始的項青先生的「書市行情」就是「書評書目」最應該有的報導，但是貴刊到現在才推出，雖然

稍嫌過遲，但總算推出來了，希望能再加強。

這一期開始的「好書市集」構想極好，您們打的廣告是「家居不出門，便知天下書」，像您們以前的作法是不够的，您們以前雖然也有廣告，但是太零星，而且處理也不得法，不能形成「氣候」，我相信只要您們努力下去，這一個市集是可以成為「書城」的，先給您們取個「紙上書城」備用，祝您們能够像中華日報的船期版一樣，讓愛書的「雅士」（好一個「雅士」！）都能在您們這個「市集」裏尋獲他們的愛書。——這樣才對得起那麼一句廣告詞。

又，既名「好書市集」盼望您們「慎其始」，好「管理」，不要流為「壞書攤販」！

祝暑祺

讀者 方平 上

七月二十日